

## 【桂魄映岐】羊入虎口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505139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505139>.

Rating:	<a href="#">Mature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第一部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发郊, 姬屋藏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姬发, 殷郊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0-02 Words: 6,209 Chapters: 1/1

## 【桂魄映岐】羊入虎口

by [CharlieXXXXX](#)

### Summary

- \*羊 (lang) 入虎 (lu) 口
- \*兽///人设定，鹿x狼
- \*发有一丢丢的黑

1

殷郊是狼人，本该过着群居生活。但他的家庭发生了变故，他爸爱上了一只雪山狐狸，执意要带回部落养在身边，他妈是个性格温和的草食兽人，默许了他爸的选择，回归了原本的部落。

殷郊的妈妈姜氏走的时候平静又决绝，虽说儿子在他的教导下从不以兽人为食，可她没办法带儿子回家。殷郊早上睁眼的时候母亲便已消失不见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哭着与他爸断绝了亲子关系，而殷寿冷只是冷眼看着，苏妲己挽着他的胳膊，有些好奇地看着几近崩溃的殷郊，眼神中带着清澈的残忍。

这件事情闹得大，姜氏也收到了消息。她没办法远赴朝歌亲自见儿子，但隔三差五总会拜托侄子姜文焕来给殷郊送些衣物。

总之，殷郊过上独居生活已有好些年了。

这天殷郊正在湖边钓鱼，正盯着湖面发呆，却被身后传来的动静吓了一跳，狼人的瞳孔骤然收缩，猛地回头，便看到灌木丛中跌出一个俊秀儒雅的青年。

青年十分狼狈，精致的衣装上沾满了尘土，满身风尘却仍旧藏不住那双漂亮的眼睛，殷郊与那双眼睛对上，张了张嘴，愣在原地什么话都说不出。

真漂亮啊。殷郊想。

然后便看见那青年从地上爬起，象征性地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缓步向他走来。

“你好，”青年看上去有些困扰，气息有些不稳，皱着眉头似乎有些在意身后，语气也有些急促，“你能帮帮我吗？我正在被狼人追。”

青年的声音很好听，本音带着些许沙哑，殷郊还没来得及回应，青年又补充道：“我叫姬发，我是鹿。”

鹿？那不是应该在西岐吗？怎么会到朝歌和东夷之间的交界处来？殷郊疑惑地看着姬发，莫名觉得眼熟。

姬发眼神太过直白而清澈，二人视线相会，殷郊被他看得有些红了脸，也懒得去深想鹿人出现在这里的原因。偏过头与他错开视线：“你跟我来。”

姬发真的就乖乖地跟着他回到了他的小窝。

殷郊的小窝是和他表弟姜文焕一起找到的石窟，装上了门，内里被他布置得很舒适，他第一次带除了亲人以外的兽人回家，不知为何有些紧张，指了指自己的小床又指了指摆在石桌旁的椅子：“你随便坐，我去帮你解决身后的那些人。”

说完没等姬发回应，转身便走，回到了方才他与姬发相遇的河岸边，他钓鱼的小桶还放在地上，旁边却多出了几只狼人，殷郊看着有些眼熟，这应该都是他爸的手下。

他皱了皱眉，看着围着他的小桶四处打量闻闻着里又嗅嗅那里的几只狼，开口打断道：“干什么呢？”

为首的狼人似乎认得他，先是一愣，“少主”二字差点脱口而出，却猛地意识到今非昔比，嘴上紧急刹车，想起殷郊以前在部落时待他们所有狼都很不薄，在殷寿面前说了他们不少好话，实在是做不出落井下石的事情，于是涨红了脸，憋出了一句话：“我们在找一只鹿，你有看到吗？”

殷郊垂眸，弯腰提起装了个半满的小桶，看似不经意地指了指反方向：“好像往那边去了。”

他们整个部落，除了殷寿和苏妲己，都自觉得对殷郊理亏，本该再谨慎些地用他们敏锐的嗅觉确认一下，却只是点点头往殷郊指着的方向走了，背影还颇有些落荒而逃的意味。

殷郊目送他们走远，抿紧唇不知在想些什么，提着小桶转身朝他的小窝走去。

## 2

殷郊推开门便看到姬发正打量着他挂在墙上的一副狼牙——那是他的乳牙，他妈妈帮他保留下来的。

下一秒，姬发探出手，像是要抚摸那副狼牙。

“你别碰！”殷郊有些急切，小桶都来不及放下便冲向前想要抓住姬发的手，却没想到反过来被姬发抓住了手腕。

他下意识地想要挣脱，却发现抓住他的手如同铁钳一般难以撼动，还来不及思索鹿人為何力气如此之大，便注意到了姬发看他的视线，小心翼翼又有些犹豫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不是！”殷郊急切地打断了他的话，他莫名地不想被这只漂亮的鹿讨厌，“我……我是……犬类兽人。”

姬发却是一愣，眼神中闪过一丝错愕，随后又被笑意掩埋，可惜殷郊的注意力全在那副乳牙上，丝毫没有注意到。

姬发眨巴眨巴眼，敛去眸中快要溢出的笑意，朝殷郊弯了弯唇：“原来是这样。今日真是多谢你了。”

然后他松开了手，殷郊的手腕被他勒出了一圈红印，即便是在蜜色的皮肤上的也十分显眼。姬发一手托着殷郊的手掌，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上面的红痕，有些歉意地说道：“抱歉，我刚刚被吓了一跳，弄疼你了吧。”

姬发的手指并不光滑，反倒有些因常年练武而生出的老茧，殷郊的手腕被他摸的有些痒，却又莫名地觉得舒服，感觉整个人都有些轻飘飘的：“没、没事，一点都不疼。”

甚至忘了深究一只鹿到底哪来这么大的力气。

“今日真的谢谢你，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”

姬发语气很温和，殷郊晕晕乎乎地便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

“殷郊，”姬发透亮的双眸中透出几分歉意，微微蹙起眉头，看上去有几分楚楚可

怜，“我……我从西岐来，因为一些原因我暂时不能回去。我可以在你家里借住一段时间吗？”

让一位陌生兽人住进家中，这怕不是只有傻子才会同意。殷郊第一反应是如此，可他的双手被姬发温热的手心捧着，他的目光不自觉地描摹着面前人的五官。这人看起来好委屈。姬发看起来似乎是真的有难处，殷郊有些晕乎乎地想，反正他是草食兽人，非要说的话他殷郊对姬发来说才更有威胁不是吗？

于是姬发就这么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殷郊小窝里的第二位常住民。

姬发提出自己要睡地板，但地板硬，殷郊家里没有备第二床被子，于是殷郊心一软，结局便是两个人同床共枕而眠。

殷郊的床不小，但想要睡下两名成年雄性兽人还是有些困难，两个人的身体完全挨在了一起。

在被困意裹挟着进入梦乡之前，殷郊迷迷糊糊地想，姬发身上的味道真好闻，有一股被阳光晒过的麦子味儿。

3

姬发住下后的某一日，姜文焕提着殷郊妈妈准备的食盒来敲门拜访。

刚踏进表哥的家门，姜文焕就和坐在表哥床上有些衣衫不整的姬发对上了视线，先是一愣，而后眼睛微微瞪大，刚想喊出姬发的名字，就见那人在殷郊看不见的地方朝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

姜文焕一口气差点没续上，总算是将即将脱口而出的两字咽进了回去，但脸色略有些难看，殷郊见状有些关切地俯下身查看姜文焕的面色：“你怎么了？舟车劳顿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”

“咳、不了，表哥，我没事。这是姑姑做的月饼。”姜文焕象征性地咳了一声，将食盒递给了殷郊，“再过几日便是中秋月圆之日了，姑姑很挂念你。”

他说这话时眼神暗示性地飘到姬发所处的方向，殷郊见状，这才回忆起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，恍然大悟，思绪却因此有些乱：“我、我知道了。”

姜文焕松了一口气，又再次嘱咐道：“近日朝歌与四地关系紧张，表哥一个人，切记万事小心。此行我还需去朝歌一趟，就先走了。”

“这个，麻烦你帮我带给母亲。”殷郊从怀中摸索出一张信封，郑重其事地递给姜文焕，“帮我告诉母亲，我一切都好。”

姜文焕点头，临走前意味深长地看了姬发一眼，却还是什么也没说，骑上马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姬发注视着姜文焕离去，这才套上外衫下床，看着有些黯然神伤的殷郊，搂上人的腰，几乎将他半圈在自己怀里，有些亲昵地贴着殷郊的耳朵：“殷郊，怎么了？他是谁？”

殷郊这些时日都与姬发同眠，完全没有察觉此时二人有多么亲密，只是摇了摇头：“没什么，那是我表弟，来给我送东西。”

而后他有些窘迫地抬起头，却不敢正视姬发的眼睛，目光随意地落到屋内的某处，状似不经意地问道：“姬发，你还要在我家待多久啊。”

“唔……或许还需半月。是我打扰到你了吗？”

那怎么会是打扰呢？姬发在这里住了月余，几乎日日都帮他准备好了一切。殷郊不喜钓鱼，但鱼肉又是他必须的食物，姬发便在殷郊还睡得迷迷糊糊只是就已经提着鱼桶回来了，等殷郊醒来，新鲜的鱼汤做好了摆在桌上，一旁的姬发还微微眯起眼睛对他笑：“醒了？快来吃饭。”殷郊的小窝住得舒适，却算不上整洁，姬发便帮他整理得楚楚有致。姬发将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，重要的是孤独了许久的狼人终于有了陪伴他生活的人，平心而论，殷郊希望姬发能在这里住得久一些、再久一些。

可有些狼人情况特殊，在月圆之夜便要现出耳朵与尾巴，身体将强制进入一年一度的发情期。殷郊从未想过自己也是特殊狼人中的一个，他成年期的第一次发情期便是在这里度过的，他将自己缩成一团裹在被子里，面对突如其来的情潮感到无比的陌生与恐惧，从身体内部升起的热度使他手足无措。

他疏解欲望的方式单一又生涩，上下套弄勃起的性器，却射不出任何东西，咬着枕头，生理性的泪水不知不觉流了满面，殷郊这才察觉到后庭的瘙痒难耐，失去理智的人遵循着欲望，第一次将手指探入从未被进入的蜜处。

如此狼狈的自己，怎么会被姬发看见呢？

“没有，”殷郊循着内心，却有些闷闷地回应，“我巴不得你住久一点。”

姬发轻声笑了笑，用得空的手轻抚殷郊的侧脸：“那你怎么问我这个？”

殷郊比姬发还要高上一些，但这个姿势姬发是真的将殷郊整个人都搂紧了怀里，殷郊的眼睛撞进姬发带着笑意的、温柔而缱绻的眼神里时，他忽然有了一种冲动。

他脱口而出：“姬发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”

可话刚说出口殷郊就又后悔了。姬发很好、特别好。殷郊忽然有些难过，又有些自责。朝歌曾经对西岐的鹿人进行过大范围的捕杀，朝歌与西岐早已是血海深仇，而那时尚且年幼的、崇拜着父亲的他也跟着去了，跟在殷寿副官的身边，亲眼见证了惨剧的发生。

于是殷郊没有等待姬发的回答，垂下头，将脑袋埋在了姬发的肩颈处，像是在逃避，又像是在眷恋。

殷郊深吸一口气，被阳光晒过的小麦香气随之进入他的肺腑，殷郊鼻子和眼睛都红红的，正准备松开，就感觉后背被一双有力的手臂环住了，竟是被抱了个满怀。

下一秒他听到姬发说：“是啊，殷郊，我喜欢你。”

然后他的嘴唇便触及到了一片柔软。

4

殷郊也没想到自己稀里糊涂地就和姬发在一起了。

在姬发亲他的时候他的大脑就已经一片空白了，姬发问他要不要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任何思考的空间，他好像是机械地点了点头，又好像是说了个“好”。

他好像还哭了，然后他就感觉到姬发的吻落在了他的眼角，第一滴泪水还没滴落就被温柔地吻去了，可结局就是更多的泪水从他泛红的眼眶里流了出来，殷郊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眼泪竟然这么多。

然后姬发再一次亲了他，温软的舌在他的口中攻略城池，掠夺他的呼吸，殷郊第一次跟一个人接吻，不会换气，于是从喉间发出闷闷的声音，姬发放开了他，殷郊看着姬发漂亮的眼睛里似乎在压抑着一场风暴。

姬发再次俯身轻轻地碰了碰他的嘴唇：“今天先到这里吧。”

那日之后，两个人又回归了过去的的生活状态，但是在生活间隙增加了一些小活动，拉拉小手，亲个嘴，做热恋期爱侣该做的事情。

而后便到了中秋当日。

姬发和殷郊围着小桌子对坐，母亲做的小月饼们在托盘里被摆成了很好看的形状，殷郊低着头注视着它们，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开口道：“姬发，我们做吧，好不好？”

话语中不自觉地带着几分恳求的意味，姬发站起身，走到了他的身边，再弯下腰亲吻恋人的耳朵：“你愿意的话。”

然后大手落在了殷郊的后颈处，殷郊浑身抖了抖，握住了姬发的另一只手：“等一下。”

5

姬发的双眼被殷郊蒙住了，他坐在床上，一手不自觉地敲打着床沿，像是在等待送上门来的猎物。

朝歌的狼人曾经在西岐进行了一场屠杀，他姬发本来也是要死在那里的，却被一只小狼人救了。朝歌将一大批鹿人运上车带回，有生有死，还有的半死不活只剩一口气，年幼的姬发身处其中，被吓得几简直要丢了魂。

然后他就被一只小狼人救了。

小狼人眼睛大，眼眶很红，溢满水雾，像是随时都要哭出来，他趁着成年狼人休息时，偷偷地打开笼子，似乎是想放里面的人走。

可里面的人哪里还有活动的能力？

小狼人不信邪地打开一道又一道的门，终于发现了还有活动能力的、与他一般大的姬发。

“你快些走。”小狼人一下子就哭出来了，推着姬发往外走，“我们走得不远，那边可以回到西岐。你快点回去。”

姬发注意到小狼人的虎牙上有一道缺口，然后便再也来不及细看了，他转身就跑，却不小心踢到了石头，发出了响声。

他拼了命的往前跑，身后似乎有什么动静，他惊恐地回头，便看到远处的一只成年狼人提着小狼人的脖子，却目光冰冷地望着他。

那人就是殷寿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殷寿弑父杀兄继承朝歌，行事愈发残忍无道，此次东西南北四地终于决心联合铲除朝歌，姬发完成了他的任务，在逃亡路上碰到殷郊却属于意外之喜。

那双眼睛、那副挂在墙上的乳牙……姬发认出了当年救他的小狼人。

小狼人不愿承认自己是狼人，还骗他说自己是小狗儿。

姬发觉得他可爱极了，于是在殷郊提出要蒙上他的眼睛时，他毫不犹豫地便答应了。

姬发莫名地期待，他的小狼、他的小狗，会带给他什么样的惊喜。

“姬发。”他听见殷郊叫他，声音里带着细微的颤抖。

姬发敲击床沿的手停下了动作，下一秒，温热的躯体贴了上来——比往常都要再热一些。

殷郊跨坐在了姬发的身上，姬发将手搭在了他的腰侧，才发现他什么也没穿。

殷郊双手搂着姬发的脖子低下头来亲他，却不会亲吻，胡乱地舔他的嘴唇，又轻轻地咬，姬发一边轻抚他的劲腰，一边反客为主，殷郊被亲的浑身颤抖着，喉间发出意味不明的呜咽。

姬发的手顺势往下，大手揉捏着那饱满又姣好的臀瓣，身上之人颤抖得更厉害，搂着姬发脖子的手又用力了几分。

然后姬发就感觉到了有什么毛茸茸的东西在蹭他的手背。

姬发一愣，手从臀部移向殷郊的尾椎处，捕捉到了一条尾巴。

“郊郊，”姬发松开他的唇，轻吻殷郊的鼻尖，“你怎么把尾巴露出来了？”

殷郊没有回答，姬发又问：“我能把眼罩摘了吗？”

怀里的人剧烈地抖了一下，好半晌姬发才听到他说：“你、不许推开我。”

视线恢复清明的时候，姬发还没来得及看清，便被殷郊抱住了脑袋，柔软的胸肉挤压着姬发的脸，他毫不客气地咬住了一边的乳头，含着那乳晕在口中细细地品尝。

“呜……姬发你轻点儿……啊……”

姬发觉得殷郊今日似乎格外敏感，仔细一瞧发现这蜜色的胸乳上也泛起了一层绯红，于是放过了被可怜的乳肉，轻轻地推开殷郊，扶着人的腰，看清了殷郊此时的状态。

狼人的黑发是自然的微卷，此时竟然多出了一对毛茸茸的狼耳朵，再看这人迷离的表情，像是要哭出来，又像是没了意识，总之看起来很委屈，满身都是通红的。

“呜、姬发……”

“宝宝，你是狼人？”

“是……我错了我不该、呜……不该骗你……”

“是发情期吗。”

“是……啊！姬发你别碰我的耳朵呜……”

殷郊忽然冒出来的狼耳敏感得很，姬发轻轻地朝这可爱的耳朵吹了一口气，谁曾想引得他整个人红得更甚。

姬发将手摸到殷郊的后穴，摸到了一手的滑腻，才惊觉殷郊早已湿透。

“郊郊……你湿透了。好骚。”

殷郊一把用手捂住了姬发的嘴，他害臊得很，又羞又怒，透着水光的眼里还闪着几分不可置信，然后便感觉到了手心的滑腻，猛地抽手，又被一把抓住了手腕。

姬发侧头舔舐着殷郊手腕内侧的皮肤，甚至可以感觉到内里血管的跳动。

姬发第一次目光完全赤裸地看着殷郊，殷郊的脑子被情潮入侵得几乎要失去意识，他回望着姬发，深黑的瞳孔中唯独倒映出了一个他。

殷郊的大脑一片混沌，却后知后觉的感到了危险。

“不、不要了……姬发我不要了……啊嗯……你轻点……”

不知道多少回了，最开始的殷郊处于发情期，尚且能够承受得了激烈的操弄，可随着情潮的褪去，殷郊的意识逐渐恢复清明。

意识回笼的瞬间，他正仰躺着挨操，双腿大开被折叠起来，架在了姬发的肩膀上，他的屁股被撞得通红，也可能肿了，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呻吟，只能在手上用力缓解过于强烈的快感，又低头看了一眼才发现自己抓的是姬发的角。

“姬发、你……”殷郊有些不可置信，而后姬发抬起头来看他，那双眼睛里的侵略性又令他

吃了一惊，姬发笑了笑，动作放轻了些，低头来吻他，可片刻后又恢复了大力的顶撞，殷郊觉得自己屁股都被撞麻了，却也只能受着。

“轻点……求你了姬发、呜嗯……”

他前面也很酸，他射了太多，虽然因为强烈的快感而挺立了起来，却只有前列腺液在一点一点地渗出，姬发按着他草了好一会儿，忽然将人抱了起来。

“啊！！！”

殷郊一下子没扶稳，直接坐在了姬发的胯骨上，性器进入到了一种极其深入的地方，他爽得翻了眼，前端又溢出几滴清液。

殷郊扶着自己的腹部，小腹被顶出了形状，殷郊流了满脸的泪，他现在浑身都是水，汗液精液和他自己的淫液混合着，整个人都很黏腻，小卷毛都被浸透了。

姬发亲了亲失神的人，抓起他的手，带着殷郊摸向了他自己的蜜处。

“你看，”姬发说，“你多贪吃。”

殷郊下意识地往后看，那口穴将雄兽的性器完全吃进去了，撑开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弧度，穴口处沾着白浊和淫水混着的液体，他今天才第一次挨操，便已然被开发了个彻底。殷郊忽然就挣扎了起来，狼人的力气不小，姬发一下子没按住他，性器从穴口滑了出来，发出了“啵”的一声，可殷郊已经没心思管了，他翻了身子往前爬，拼了命的想逃。

可惜只是徒劳，雌兽被身后欲求不满的雄兽一把摁住了脖子，明知道根本没有逃离的可能，却还是用尾巴挡住了穴口——可怜那毛茸茸的、漂亮的尾巴，如今已经沾上了各种液体，一样的狼狈不堪。

“呜、放过我吧。”

殷郊摇头，试图向身后的、进入了发情期的雄兽讨饶以得到怜悯，然而姬发只是嘴上说：“对不起，郊郊，最后一次。”

然后尾巴就被无情地扯开了，巨大的性器再次顶进了泥泞又红肿的穴里，殷郊几乎是被钉死在了滚烫的阴茎上，承受着一波又一波的凶狠操干，神智不清地求饶，却还是被无休止地侵占。

“呜！等一下、姬发等一下……”殷郊忽然再次剧烈地挣扎了起来，然而他受制于人，只能是徒劳，姬发抽出空来问他，身下动作却不停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呜、我要上厕所……要尿了……别操了求你……”

可谁曾想姬发听了这话，只是轻笑一声，腰胯一个深顶，随之而来的是更深、更重的操弄，殷郊被这一变故整懵了，而后就听到姬发说：“没事的郊郊，尿吧，我来收拾。”

“呜、不行、不行……不可以、好酸……啊！”

一阵淅淅沥沥的水声过后，殷郊两眼一翻，狼耳低垂，彻底昏了过去。

姬发抱起昏过去的人，再次顶弄了百来下，将阴茎抽出来，咬着牙射在了身下人漂亮的胸腹上。

姬发看着殷郊昏睡过去后无意识张开的嘴，只觉得内心一片柔软，悄悄地亲了一口，而后抱着人去清洗了。

窗外，明月高悬，群星闪耀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